

怡然哉泼彩

(四) 史实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怡然哉泼彩

(第四卷)

史实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第四卷目录

智破连环案

一、车上僵尸“抓住”美女.....	(1)
二、古陵墓与特异儿冥冥有缘	(10)
三、亡魂冤兮，娘娘灵兮	(22)
四、车变色后人变种	(39)
五、气功连书信，易救难蒙	(56)
六、小狐狸落网，大盗贼在逃	(73)
七、危险的维纳斯与其导演	(96)
八、恶有恶报，时辰已到.....	(118)
尾声：稀世珍宝失复来.....	(134)

文明的窃贼

一、匿名信揭出怪广告.....	(139)
二、真真假假，谁来鉴别.....	(147)
三、毒再毒，毒招儿无术.....	(160)
四、悲怆日记与淫秽小说.....	(175)
五、蛇蝎自有惊惶时.....	(193)
六、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207)
七、那年那月的宿命.....	(221)
八、美梦既梦，不醒而何.....	(235)

尾声：奇案得终结 (249)

洞房偿孽债

- 一、惨案，发生在元旦 (257)
- 二、输就输，怕输不会赢 (271)
- 三、大胆假设一把 (279)
- 四、杀丈夫者谁？爱妻？ (295)
- 五、儿子在法网中跌跌撞撞 (307)
- 六、敢于自称“情妇” (321)
- 尾声：不可思议 (336)

友谊与爱情

- 一、猜疑弯月湖畔 (341)
- 二、零零乱乱的记忆 (350)
- 三、明的隐的，丑的善的 (362)
- 四、提到爱恨可了得 (377)
- 五、谁是失群孤雁 (403)
- 六、热恋热中徜徉 (412)

后记 (419)

智破连环案

一、车上僵尸“抓住”美女

1985年7月上旬，早4点左右，黑黝黝的原野浮现出了丝丝缕缕的亮色。一列从北京始发的火车，呼啸奔驰，披霜带雾，向西安驶去。

列车的广播喇叭响了，广播员用她那甜美悦耳的声音对西安作了情深意长的介绍：“旅客同志们，早上好！感谢你们与我们密切配合，使本次列车顺利地到达了终点站——西安车站。西安，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和交通枢纽之一……”

车厢里的旅客陆续从梦乡返回，回到实实在在的但也许比梦乡更离奇的世界。

人来人往，刷牙洗脸，整理物品。……

“……西安，古名长安。古长安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

艺术杰作。历史上，它曾与古罗马并称为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这里，素有‘帝王之乡’的美誉，我国曾有十二个王朝在此建都，前后统治达一千零六十多年……”

古“帝王之乡”吸引着车上的旅客，他们开始更加切实地做着下车准备。急的，已把随身携带的物品拿到了车门口；稳的，自动地在车过道里排上了队。

“……西安，有大雁塔、小雁塔、碑林、钟楼、鼓楼、兴善寺、半坡遗址、阿房宫遗址等名胜古迹。这些光辉灿烂的古文明，定会博得您留连忘返，赞赏惊叹……”

“嘿！还真有无动于衷的呢！”不知哪位旅客惊叹一声。

这时，人们才注意到，六号车厢中部，有这样一个奇怪的人。在别人忙忙乱乱、奔奔走走、谈谈笑笑的时候，他却纹丝不动，浑然不觉，伏在茶几上安睡如常。

他的座席靠着车窗，他的两条胳膊担在面前的茶几上，头，枕在两条胳膊上。

“喂！老哥儿，下车喽——！”有好事者冲他喊了一声。
那人毫无反响。

这时，车已进站，人们争先恐后地涌向车门。此时此刻，谁还有心多管闲事呢？

旅客下得差不多时，六号车厢服务员小柏才注意到车里有人没动弹。她很奇怪，赶忙走过去喊叫一声：“同志！终点站到了！”

没动静。

小柏心跳起来，她上前去拽那人胳膊。

“啊？！”她惊叫一声，向后退去，她触到的是一条冰冷僵硬的胳膊！

“天哪！他怎么啦？！”小柏又急又怕，慌慌张张地奔出

车厢去找乘警。

乘警到来时，车上旅客早已走光。

“留下几个证人就好了！”乘警小安说，“与死者同座、对席的人，不应放他们走！”

“我，我昨晚与一个旅客吵仗，气昏了，躺在休息室里，才醒过来……”小柏声音发颤，她头一次遇见这种事。

“不怕，我们会调查清楚的！”乘警老辛安慰小柏。

老辛和小安开始勘查出事现场。死者所占的座席为二人座。对面，当然也是二人座。

老辛命小安把座席下比较清晰的脚印用白粉圈起来，等着刑侦技术科的技术员来提取。

死者男性，三十五岁左右。

观察身体暴露部位，未见外伤，未见中毒现象。由此看来，死者到底是病逝，他杀或自杀，还有待于法医作进一步检查。

幸好小柏还没有进行清扫，所以，现场周围环境基本保持原貌。

地上有果皮，废纸；茶几上有一个糖瓷茶杯，一副度数很大的近视镜；衣帽挂上，有一顶兰色涤纶卡前进帽。

“他所携带的物品呢？比如手提兜之类？”老辛一边搜查一边问。

小安和小柏看看行李架，又看看两张座席底下。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

小柏睁大两眼：“难道是图财害命？”

老辛用小棍儿拨拉地面上的果皮，废纸，没有发现什么可疑。桔子皮、苹果皮、梨皮，还有两张带有河北鸭梨图案的包装纸。

老辛和小安把死者抬到隔道儿的三人座席上，查看一下死者座席上有没有可疑之物。

干干净净，空空如也。

老辛掀开车厢附设的固定烟灰缸，细细地翻检。妥！有一个可疑的烟蒂！

他用镊子夹出那个与众不同的烟蒂。

老辛想考考小安，问：“你说，这烟蒂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小安是乘警中有名的“车外烟鬼”，这当然难不住他。他瞟了一眼马上说：“这个烟蒂的过滤嘴儿比一般烟蒂的过滤嘴儿长、粗！”

老辛不满足，又问：“再细细看！”

小安反来复去琢磨，突然叫：“怪！怪！这个过滤嘴儿是玻璃的，不透气儿！”

“不是玻璃的，是硬塑料的！”老辛纠正。

小柏看着两人搜查，对话，这时忍不住问了一句：“塑料不透气儿，那怎么吸烟呢？”

“秘密没准儿就在这里。这可能是我们搜查到的最有研究价值的物证了。”老辛回答。

小安把这个“怪物”收进专用的小盒子。

铁路局公安处研究决定，此案交给经验丰富的刑侦科长老陈和他的助手小江去侦破。

老陈个头儿不高，相貌平平，四十六岁。

小江一米八〇，仪表堂堂，今年二十三。

两人充分信任老辛和小安的工作能力，没有重新登车勘查现场。

法医验尸之后，向老陈递交了尸检报告：

- 1、此人身体健康，没查出任何疾病。
- 2、此人身上唯一的外伤是颈大动脉上有一个小红点儿，小红点儿酷似蚊虫叮咬所致。

3、此人外肤内脏均未发现中毒症状。

技术员鉴定痕迹后，向老陈提交了报告单：

- 1、搪瓷杯上的指纹是死者一个人的。
- 2、眼镜、帽子上的指纹也是死者自己的。
- 3、地上的脚印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好像中途有人换过座儿，所以，相对的四人座席地下至少有十来种脚印。

4、那个怪烟蒂由一个女人拿过。上面有纤细清晰的女性指纹；有不易被人发现的口红痕迹。经化验，口红乃是外国货，公安处资料储存室里没有查到它的同类。

“一个女人。一个不透气儿的烟卷儿。她拿它干什么？……一个谜……”老陈想。

老陈命小江搜查死者衣裤，结果如下：

外衣，是前些年流行过的青年式制服。左上一个无盖儿小口袋儿；左、右下面，两个有盖儿的大口袋儿。三个口袋儿中，只有靠车窗那面的大口袋儿里有东西，那是一条兰色方格旧手帕和一个塑料软夹儿，软夹儿里装着一小迭白色卫生纸。

外裤的两个大口袋儿，什么也没有。

“衬衫，衬裤，背心儿，裤叉儿，都检查过了吗？”老陈问。

“都检查过了，什么也没有。”小江答。

真遗憾。

最遗憾的是没有找到死者的通讯处。

没有找到笔记本儿，没有找到信件之类，连火车票也没有找到！

死者的火车票哪里去了呢？

假如笔记本、书信之类连同手提兜一块儿丢了；假如没有笔记本，也没有书信，只有钱；假如钱款也连同手提兜一块儿丢了……

那么火车票呢？火车是要检票的，票不会不放在口袋儿里。可是，它竟然失踪了！

毫无疑问，有人扒窃过死者的口袋儿！

他俩根据法医的检验，技术员的鉴定，自己的搜查，初步勾勒出这样一个案情轮廓：

被害人与凶手相遇；两人坐在同一座席或相对座席上；两人很熟悉或完全陌生；被害人没有提防凶手；凶手可能是女性；凶手用一种目前尚鲜为人知的药物或凶器杀死了被害人；凶手作案目的是为了窃走被害人的钱财或文件；凶手比较狡猾，她把被害人的火车票拿走，是为了给公安人员的侦察制造困难……

然而，凶手也有疏忽之处，她把那个特殊的烟蒂丢进了烟灰缸儿。

那只不能吸的烟莫非是迷幻香？

目前，国际刑警档案里记载着五花八门的迷幻香资料，这是罪犯的一种重要作案手段。

可是，假设是迷幻香，四周的人都被催眠了，凶手自己为什么没有昏迷？

难道，凶手有一种既杀人又自卫的绝招？

再说，不少迷幻香并不能致人死命，被害人为什么死了

呢？……

老陈和小江向公安处汇报。处长连赞“推论有理”。可老陈连连摇手：“推论再合理，终归是想象与联想！X！被害人性甚名谁？家居何处？……未知数！”

小江接茬儿：“凶手更是未知数！”

一听这话，大家笑了。

处长一拍老陈肩头：“你呀，别装憨了！什么案子难倒过你？心里早有谱儿了吧？”

老陈心中确实早有谱儿了。

“发尸身招认告示！”

尸身招认告示散发到全国各地，很快有了回音。北京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发来快函，上写：死者名叫仲华，是我单位科研人员。1987年7月8日，研究会派他前往山西风陵渡南浜乡，去聘请具有特异功能的少年梁丰登，邀他利用暑假前来北京参加研究会的科学实验。

老陈刚收到信，他们人也到了。一男一女，男的是特异功能研究会的干部；女的是死者仲华的妻子。

仲妻一见仲华的尸体，失声恸哭，昏了过去。人们忙把她抬到卫生所抢救。醒来后，老陈一面安慰她，一面向她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仲妻说：仲华身体很好，从未得过什么病。他也没有别的毛病，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跳舞。……

“你能肯定他没有情妇？”小江冒失地问。

“没有！绝对没有！”仲妻泪如泉涌：“他很爱我！他真爱我！我的心最细最敏感！”

仲妻确是一个漂亮的女子。看死者的身量相貌，娶这样一个妻子该算是有艳福了。他若有外心，那倒是很奇怪的事

情了。

仲华的同事也肯定地说：“仲华很正派！很正派！歪门邪道一点儿也没有。他工作出色，是先进工作者。若说他有缺点的话，恐怕还真是不愿意与女工作人员合作呢。”

不是情杀。

然而，不久新发现的证据进一步说明，确实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存在：

仲妻翻拣仲华外裤后边只有半个巴掌大小的“装饰兜儿”。在这小小口袋儿的白色的底缝里，她发现有女人的指甲油崩屑。鲜红鲜红的，共两粒，都有芝麻粒大。

“这不是我的！我从没抹过口红，也从没涂过指甲！”仲妻惊叫道。

“那女人指甲油涂得太厚。她为了搜寻东西，把手指伸进仲华绷得很紧的臀部装饰兜儿。指甲受挫，所以，指甲油崩落……”老陈一边推测一边比划。

小江一挥拳：“这是一个赶时髦的浪货！”

“拿去化验！”老陈命令。

小江走后，老陈拿过小江的笔录本，一边记一边问：“仲华带了多少钱出来？”

仲华的同事说：“单位不会给他带多少钱，因为让他找到梁丰登后马上回京。”

仲妻说：“家里也没给他带多少钱。仲华说他四、五天准回来。”

看来，凶手不是为了钱财而扒窃死者。

……也不一定，有些偷儿是盲目地干。

……不，不会是盲目的，她有经验，她甚至连火车票都偷走了！

不是盲目的。不偷钱，则偷物。

她偷什么？……她偷什么？……

偷也罢了，还把人弄死。

被害人活着，对她会有什么威胁吗？

老陈苦苦思索着。

小江拿回技术鉴定结果：这指甲油和那口红一样，都不是国内产品。

“哦？那女人是与国外有联系呢？还是一个可怜的崇洋媚外者？”老陈自言自语。

小江犯难：“真的，这案子挺复杂！”

“是啊，十亿打不住，中国人实在太多了！”老陈苦笑一下。

他的这句话，要拐个弯儿才能理解呢。

第二天，路局转来了一封发自四川的信。信里说，看到尸身招认告示后，他想了想这个事儿。他在火车上见过死者，死者的左右对面都是男人。有一个男人面目英俊却十分鬼祟，听口音，像是东北人……

“东北人？”小江为之一震。

“别费心了！这是一封欺骗信！”老陈说，“你看，这封信力图告诉我们什么？他力图让我们相信，凶手是一个男人！而这个说法，正与我们的调查结论相反。”

小江顿悟：“这正从反面证明，凶手肯定是个女的。而且，也不是东北人。”

老陈拿信封让小江看。他指着邮戳说：“信封下面的落款是成都，可邮戳却是广州！”

小江判断：“邮戳是广州，说明信是从广州发出的，进一步说明凶手到了广州！”

“不一定。写信的，也许是她的同伙。”

“那女人不是单干户？”小江毛了。

两人再次研究那信。

信末没有署名，这是一封匿名信。

二、古陵墓与特异儿冥冥有缘

茫茫人海，哪里去追捕那个神秘的女人？

硬座车。即使有座号，也难查到哪个号坐着谁。别说硬座，就是硬卧，也不是可以轻易查到的。火车不像飞机，卖票时不登记。

小江奉命调查六号车厢服务员小柏。小柏说，要是在平常，她也许会记得哪个号坐着什么样儿的人。但那天特殊，刚一查票，就查出一张假票。她要那人补票，那人不听，还要流氓，骂人话难听极了！她气得要命，只好去找车长。车长把两人叫到车长室去。在车长室，那人又同她吵了半天。等她回到车厢时，五号车厢和七号车厢的服务员已帮她查完了票，说没再发现什么问题。而那个持假票的人，一路上故意给她出难题。一会儿说“水没开”，一会儿说“报站声音小”，简直把人气昏了！

“那个胡闹的人什么样？”小江记录着。

“戴个盲公镜，看不见他眼睛！只看见他脸挺黑，一脸烧疙瘩！”

“多大年纪？”

“二十五六岁。”

“多高个头儿？”

“一米七〇左右吧。”

小江把调查笔录拿给老陈看。

老陈看过后一笑：“又多了个同伙！”

小江正在琢磨这句话，老陈推过来一张当天的报纸，说：“你看看，又一桩奇案！”

报上那条消息这样写着：河南陵宝北王家岗村发生了一起大盗墓案。据专家考证，被盗的是一座西汉古墓。从盗墓者失落的文物碎片看，这还是一座很有地位的诸侯墓。文章特别强调，这起盗墓案与众不同，很怪异。其怪异之处在于：盗墓者的手段非同一般。一般盗墓者总要先挖不少探墓坑，被盗现场总有大规模的破土现象。而这次，十分准确！其准确程度甚至超过了专业考古队的水平。……

待小江看完，老陈问：“你有什么感想？”

小江愤愤然回答：“这是顶烟儿上！国务院、国家文物局、文化部相继发表了严厉打击盗墓走私文物活动的公告，他们就是置若罔闻！”

听小江说完，老陈脸上淡淡的。随手，他一挥手，说：“走！咱们到现场看看去！”

“什么？到河南去？到盗墓现场？”这决定真叫小江摸不着头脑。

“看看这起盗墓案怎么个怪异法。”

“那，咱们的案子……”小江犹豫。

“走吧！”老陈主意一定，很难推翻。

小江一时还转不过弯儿来：放着自己的案子不破，倒要去参观人家的案子！……况且，还是一个省的……

老陈和小江赶到河南陵宝北王家岗村时，这起大盗墓案已发生三天了。

发案当天，陵宝县公安局电告省公安厅。

省公安厅对此案十分重视，当即指示列为重点文物失窃案立案侦察。

当地群众也十分愤慨。他们早听说本地有侯王的古墓，本地区将变成文物保护区和旅游区。因此，他们联合上书省政府，要求尽快缉拿盗贼，追回文物。

省政府旋即上报中央。国家文物局立刻通知各海关、文物商店、博物馆、个体金银铺等，要求严加检查追究，如发现有非法搬迁、盗卖、走私文物者，马上报案！

此时，被盗现场周围简直成了热闹集市。三里五村的群众跑来看稀奇，黑压压，一片片；报社、电台、电视台前来采访和摄影的记者们，光闪闪，一阵阵！

有关专案人员早已勘查了现场。

在现场一百米外，扎了两个临时帐篷。一个是公安局专案组的，一个是省文物考古队的。

老陈和小江走进文物考古队的帐篷。考古队的专家们这几天在配合公安人员对现场进行考查、分析和推断。

“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损失！”一个两鬓斑白的考古专家弄清老陈的身份后，向他介绍，“本来，省文物考古队和省博物馆已于今年年初就发现了这片古墓群。并初步认定，这是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古墓。具体是什么人的墓葬，只能等到开掘后才能知道究竟。谁知，正在我们想开掘后建个文物展览馆时，盗墓贼倒先下手了！咳！”

老陈插一句：“请问，我看报上说，这是一座西汉诸侯墓，这有什么根据吗？”

老专家回答：“我们在被盗现场发现了几枚‘银缕玉片’，这是从‘银缕玉衣’上掉下来的，可能是盗贼慌忙中

扯掉失落的。据汉代礼制，皇帝死后，要穿上‘金缕玉衣’；诸侯死后，功绩显赫者，皇帝可以赐给他们‘银缕玉衣’。所以，我们判断，这座被盗的古墓，有可能是诸侯墓。”

下午，墓地上的人稀少了些。老陈和小江获准进入了被盗现场。

掘开的盗穴口约1.5米见方，2.5米深。盗墓贼是用雷管炸药将墓室顶上的夯土和柏树心（叫做“黄肠”）炸开后进入墓室的。墓室顶距墓室地面约5米高。据介绍，盗墓贼有组织，有经验，他们只掘此一洞，然后用软梯放下去一些人盗宝，另一些人用吊筐之类的东西在上面接应。

竹梯伸出洞口。这不是盗墓贼留下的，而是公安人员和考古队员为了勘查被盗情况特别安置下的。

得到此案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简玉芬的允许后，老陈和小江先后扶着竹梯下到墓底。

到了墓底，举目四望，令人触目惊心！这里，简直是遭了一场洗劫，珍宝、文物荡然无存！散乱在地上的，只有棺材箱笼的朽木片片，断裂的柏木，黑炭粉，白垩膏，残破的陶瓷，锈损的铜铁，缺手少足的殉葬土俑木偶……

从烂木中那两具腐败的尸骨和两份儿绾系着的头发判断，这是一男一女夫妇合葬墓。

按报上所载，专家所说，这是一座诸侯墓。那么，男性死者肯定是有官职名章的。一般来说，这官印贵比生命，死者是一定要把它带入棺材里去的。可现在，那枚官印哪里去了呢？若是找到官印，墓主是谁，真相就可以大白了。

老陈知道，狡猾的盗墓贼最懂得古印鉴的价值，现在劫后寻找，实属妄想。

老陈和小江在墓中穿堂入室，浏览参观。